

译 摘

+ 外国文艺 +

8

1976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6年第8期(总第27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5 字数 127,000

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0.44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编者的话	(1)
金色的篝火 (苏修话剧剧本)	(3)
回击之歌 (美国诗歌)	(60)
金色稻浪今何在 (日本中篇小说)	(62)
请看苏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 的“新发展”	(149)
新的思想·新的问题 (苏修文艺理论文章)	(151)
·作家和作品介绍·	
特里方诺夫和他的中篇小说《另一种生活》	(166)

编 者 的 话

在《金色的篝火》中有一个颇为“高级”的“当代英雄”——苏修中央委员萨拉托夫登台表演了一番。这样显赫的“大官”形象在苏修文艺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萨拉托夫在三十年代初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孤儿，他空着一无所有的两只手加入了在“金色的篝火”旁艰苦创业的工人阶级队伍。可是四十年之后，他却成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姦狡者，成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叛徒。这个“当代英雄”的丑恶形象，不正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叛徒们的一面镜子吗？

作者从维护苏联现存社会制度的立场出发，盗用苏联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吹捧这个“当代英雄”是所谓“所有的篝火中最明亮、最炽热的篝火”。那个被作者所极力歪曲了的“老工人”苏什金板着脸孔教训人说：“当人家对你说什么一个人本来是这个样子，后来变成另一种样子，你可别相信。谁也不会变成另一种样子。”真是欲盖弥彰，作者越是想通过萨拉托夫们对“整个国家”的效忠，来证明他们和四十年之前是“一个样子”，却越是暴露了他们实在都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样子”，他们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篝火”，而是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事业的“篝火”了。这并不费解，因为和四十年前相比，苏联的社会制度已经彻底改变，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萨拉托夫的变化正是一个缩影。

作者一边为“当代英雄”涂脂抹粉，同时对“现代市侩”又不无埋怨和嘲讽。剧本中那个什卡尔尼可夫的形象是作为萨拉托

夫和苏什金的对立面出现的。作者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解释“现代市侩”的本质，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阶级和社会的根源，把这种社会帝国主义制度的特产说成是四十年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一贯的社会现象。作者是一个“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①，因而他千方百计地掩盖苏修社会的阶级对立，即使对“现代市侩”作一点讥刺，也无非是为了让人们死心塌地地跟着“当代英雄”们走，做新沙皇的忠实臣民。一言以蔽之：小骂大帮忙。

我们在一些地方加了若干按语，用五号正楷字体排出，供读者阅读、批判时参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金色的篝火

(苏修话剧剧本)

作者 伊西多尔·什托克

载苏修《戏剧生活》杂志 1974 年第 21 期

作者序

我以记者和向《马格尼托建设》报提供支援的组织的代表身份，几乎整个一九三一年都待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①。我给报纸、杂志写随笔和采访报道，还写了一本戏，后来上演了。四十一年后，一九七二年，我重访乌拉尔，参观了许多工厂，会见了不少老同志。一九七四年，我完成了话剧《金色的篝火》，但是我的这个剧本和马格尼托戈尔斯克或者任何别的什么一定的城市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描写活着的或死去的真人。这可以说是一种想象和虚构，但其基础是我对许多城市和许多会见的印象。请不要把我的剧本看作是确有其事、真有其人的特写或报道。如果剧中的形象和性格引起读者或观众的联想，那只不过是巧合。

伊·什托克

① 苏联最大的钢铁基地，简称马钢。

人 物 表

苏什金·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米洛奇卡

萨拉托夫·伊凡·伊凡诺维奇

什卡尔尼可夫·瓦西利·米哈伊洛维奇

尼卡-维罗尼卡

鲁菲娜·维特里夏克

还有一些不出场的但听得到他们声音的剧中人以及一个不讲话的、演观众的小伙子。

事情发生在乌拉尔一个大城市里。

第 一 幕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苏什金的三个房间一套的住宅。一个房间的一扇窗朝着冶金工作者大街和紫丁香林荫道，另一扇窗朝着堤岸，从那里可以望见到城市左岸去的中心过河横道。联合企业——许多大工厂的集合点，就坐落在那里。空中烟囱林立。在高高的天空里各种颜色的烟尘清晰可见：褐色的、淡黄色的、淡紫色的和灰色的。〕

住宅的墙上挂着照片、三角旗、奖状和各国各城市的城徽形式的纪念品。在中间的房间里放着钢琴、电视机、五斗橱，电话放在五斗橱上面。五只养着金丝雀的鸟笼一只一只叠着放在宽敞的橡树桌子上，与鸟笼并排的一架录音机正在放送拉赫马尼诺夫的序曲。住宅的主人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苏什金一只手托着头，听着金丝雀的五部合唱，他六十九岁，忧郁、迟钝、若有所思。

苏什金（撇开金丝雀，惊奇地瞧着观众厅，发现第一排上的小伙子）你干吗在这儿？你不该来的，不该来。嗯，好吧，就好好地坐着吧，别妨碍人家。（对金丝雀）开始吧，加甫利拉。麦弗季，跟着唱；古利，响亮地唱起来吧！斯坚普卡、雅罗什卡，别落后啊！慢慢地，别慌，别忙，最弱地唱。（指挥着）唉，老太婆听不见你们唱，连文卡也听不见，应当听到你们唱的人都没听到。（录音机放送着，金丝雀唱着。门铃响，苏什金用老太婆的嗓音说）屋里没人。（录音机停下来了，金丝雀不唱了。门铃又响了。他打开门，进来的是萨拉托夫。他比苏什金年轻十三岁，结实，有锐气。他戴着便帽，穿着帆布外套）

萨拉托夫（和主人握手问好）我不久待。（把外套脱在前室）欢迎吗？

苏什金 请吧。

萨拉托夫（走进餐室，主人般地在桌子后面坐下，仔细地瞧着鸟笼、录音机）自得其乐？嗯，不错，很对。那末，生活过得怎么样？

苏什金 您知道得更清楚。

萨拉托夫 根据我们的情报，过得不坏。一个人住在三个房间一套的住宅里，上有退休金，下有小果园，都是果树。（这个“过得不坏”的苏什金是一个被歪曲了的工人形象，它是作者为了掩盖阶级矛盾和美化苏修社会而捏造出来的。）是苹果树吧？

苏什金 是的。

萨拉托夫 什么品种？

苏什金 斯克雷扎贝利、波罗文卡、安东诺夫卡、优等玫瑰红。

萨拉托夫 请客尝尝呗。

苏什金 (从餐具橱里拿出一盘苹果,放在桌子上)请吧。

萨拉托夫 (吃苹果)不知怎么,我嗓子一天到晚总觉得干。

苏什金 我可以请您喝茶。

萨拉托夫 我在家里喝过茶了。

苏什金 我只有茶,不喝其他东西。

萨拉托夫 你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告我的告密信的吧?

苏什金 什么告密信?

萨拉托夫 你知道得更清楚。我过去的朋友,联合企业经理伊凡·伊凡诺维奇·萨拉托夫,他脱离人民,赶走老的干部,围着他转的尽是些拍马奉承、阿谀巴结的家伙。他不关心人,只是催赶着完成计划。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老调该换换了。你搞不倒我的,我,老哥,已经谁也不怕了。部长每天给我打两次电话,特地装了直线电话。部长会议每星期和我电话联系不少于一次,就是党中央也常常打电话给我。我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你,可敬的人、本城的老战士、荣誉炼钢工人,你就别浪费时间了。你所有的信都到我桌子上了。(由此可见,上边的领导即更高一级的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与萨拉托夫穿一条裤子,对工人实行专政。萨拉托夫正是由于上面有人支持才敢于如此猖狂。)

苏什金 那我怎么办呢?

萨拉托夫 首先,别再浪费纸了,如果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就到我这儿来,把一切都坦坦白白地谈出来。

苏什金 接待室里等您的人真是人山人海,而您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莫斯科,有时又在东京,在波恩,在美国,有时去参加代表大会,有时又去出席什么大会、会议,我找过你不知多少次了。

萨拉托夫 可你留张条子嘛，不要你排队挨号，我会接待你的。

你看，你不叫我，我亲自上你这儿来了。

苏什金 我也感到惊奇嘛。

萨拉托夫 惊奇什么？惊奇我竟找到时间了？

苏什金 不是，惊奇的是你竟用你称呼我。我对你来说怎么会是“你”呢？我是在一九三〇年在萨拉托夫车站把你这个无人照管的流浪儿拣来的。你那时几岁？十三岁吧？（萨拉托夫出身很苦，是一个孤儿。当时的工人苏什金收养了他。可是这个在斯大林时期和工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穷孩子，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到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营垒中去，做了大官，彻底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而我已经是大人了，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动员到乌拉尔来的基干工人。我们把你带上车厢，给你裤子穿，带你一起住在板棚里，收你进作业班，后来又让你进工厂学校学习，可现在你称我为你，而我倒用您称呼你。部长们给你打电话了？选你当科学院院士了？当了中央委员了？选上最高苏维埃代表了？我才不管这一套，我对人有自己的看法。我和你分道扬镳了？那有什么，各人有自己的路嘛。

萨拉托夫 好吧，我就用“您”称呼您。还有什么意见？

苏什金 不是我找您，是您光临嘛。请坐，我洗耳恭听。

萨拉托夫 我一夜没睡着。现在我睡眠很不好，什么安眠药也不顶用。我考虑着您，想着我和您在板棚里生活的情景，想着您在我生活中给了我多少好处，于是就想来看望您，想了解一下，您生活过得怎么样，需要什么……把裤子还您。（作者把萨拉托夫写得多么富有人情味，又多么体谅他昔日的“恩人”啊！）

苏什金 你就这么直接来看望我吗？早晨七点三刻就来？今天是星期六，而接待室里还是有上百个人在等着你。电话不停地响着，秘书的日历上记着五百件事情，而在飞机场上私人飞机守候着，飞行员等着命令——他要飞往哪里：到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到临河切尔纳，到陶里亚蒂，到汉堡……你不是每分钟，而是每秒钟都要用金子称的。谈正经事吧，伊凡·伊凡诺维奇，别浪费时间。

萨拉托夫 好吧。自从利奇娅·伊利伊尼奇娜去世和你们的儿子们各奔东西以后，您就一个人和金丝雀住在这个住宅里吗？

苏什金 不错。和金丝雀一起！

萨拉托夫 您不寂寞吗？

苏什金 （警惕起来，他等着，马上就要给他讲某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不想寻欢作乐。

萨拉托夫 我们，联合企业管理处、市执行委员会和市委对您有个要求，您执行吗？

苏什金 （立刻快活起来）如果是要求，我考虑考虑，要是命令，我执行。说吧，伊凡·伊凡诺维奇，别扭扭怩怩，你是了解我的（寄予很大期望地），我仔细听着。

萨拉托夫 正是要求。有两个西德冶金大专家要到我们这儿来很长一段时间，没地方给他们住。左岸的那家旅馆很蹩脚，右岸的宾馆还没有造好，三个月以后有新房子了，可还要三个月呢。请您把自己的住宅让出来，我们在隔壁房子里给您一间非常出色的一个房间的住宅。您反正不需要更多的房间。讲妥了？

苏什金 （皱眉蹙额）没别的要求了？

萨拉托夫 好象是没有了。

苏什金（阴沉地）我在这所住宅里住了二十五年了。而在这之前，在板棚里住了十七年，再以前，住在帐篷里……

萨拉托夫 我自己也和您一起住过，我知道。还有呢？

苏什金 还有，就是滚你妈的蛋。你要赶我搬，你就赶吧，叫警察来，强迫搬，你把东西都扔出去吧，喏，金丝雀、这张桌子、这些照片和奖状，直接扔到街上去，扔到广场上去，那里挂着我的照片，上面写着：“本市的老战士，荣誉公民”。我自己可不走。

萨拉托夫 随您的便。（向前室走去，穿上外套）随您的便。

苏什金 你现在就要沿着中心过河横道，步行到联合企业去，让大家都看到，你是怎么从欧洲步行到亚洲去的^①。而“海鸥”则在你后面以每小时五公里的速度慢慢地爬行。你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和行人们点头致意，为了让大家都看见，你首先点头弯腰，瞧我们有多么好的经理啊，民主派！只不过他为我告了他状而生气了！怎么，我上联合国去告你了，或者，也许我告到毛泽东主席那儿去了？我是向自己的党告嘛，我还要告。（编造苏什金“向自己的党”告状的事实表明，作者是在故意欺骗群众，掩盖苏联党的法西斯性质和搞法西斯专政的真相。）

萨拉托夫（痛苦地）我真后悔到您这儿来！昨天夜里我躺着，睡不着，心跳，头痛。我想，应当去看望看望，他一个人在那里，会感到忧愁。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借口：住宅。我有十套储备住宅，比您的好得多，我不过是要借住宅问题来和您谈谈……可他暴跳如雷，象条狗似的，怒气冲冲，对所有的人都仇视。你干吗痛恨我？为了你自己抛弃了工厂？去退休了？去享受应得的休息了？

^① 乌拉尔是欧、亚两洲交界处。

苏什金 啊——啊，开始讲出来了！

萨拉托夫 您的申请书在我玻璃台板下面压了两年了。由于到了退休年龄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我请求根据我本人的愿望而把我解职。你写过吗？

苏什金 我还可以再重复一遍。

萨拉托夫 当然，自然规律在起作用，这我自己也感觉得到。

苏什金 你觉得困难吗？

萨拉托夫 不容易。

苏什金 可我觉得容易。为什么？喏，你可以问这些金丝雀，我什么都向它们报告的。我对它们说，我是怎样带着把平炉改建成双熔池的设计方案到你那儿去的，这种双熔池的钢产量可以增加一倍。你是怎么表示怀疑的，怎么叫了五个聪明的设计师，责成他们研究我的设计方案的，是怎么把我撇在一边的。后来又是怎样一只接一只地改建了四只炉子，它们从七、八小时炼三百吨钢缩短到两个半小时。于是所有的报纸上都大声宣扬起来，说平炉双熔池是联合企业的胜利，报纸上还表扬了三十个人。第一名是你，然后是车间主任、副主任，再后面是值班工程师们、设计师们、技师们。可我在哪儿呢？（象萨拉托夫这样的官僚垄断资本家、搞修正主义的“大官”当然是不会和工人讲平等的。离开了压迫和剥削工人，他怎么能生存下去呢？）

萨拉托夫 您自己拒绝的嘛，您要求半年时间，可我到哪儿去给您这半年时间？人们向我要钢，我要轧制钢材，陶里亚蒂城^①等着我，整个国家都催着要钢。

苏什金 而我就站在整个国家和你中间妨碍着了？因此就应当把我稍稍推开，靠边站站。

① 苏修生产汽车的城市。

萨拉托夫 谁也没有把您推开，您到我这儿来，说一个人对付不了，需要一大笔经费和广博的知识，还要非常复杂的运算、现代化的方法、电子学、化学……您说过吗？

苏什金 难道不对吗？

萨拉托夫 完全对。我自己也知道，您是平炉之王，是最有经验的、最受人尊敬的人。只不过您受的是缺乏中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您战时在业余大学里毕了业，而科学继续在发展。当您大学毕业后再去读十年制中学，我能等到什么呢？

苏什金 没时间等？

萨拉托夫 是的，没时间。整个工厂都要等您，而我这里，就在手边，就有几百个受过最高教育的年轻工程师，他们只要稍稍点一下就能明白，很快就能解决问题。（在作者的笔下，萨拉托夫是一个一心为“整个国家”着想的人。苏什金“落伍了”，他就把这个当年给他裤子穿的“恩人”撇在一边，因为“整个国家都催着要钢”，他不能等待。作者试图以此说明，虽然萨拉托夫亏待了自己的“恩人”，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因而这样做恰恰不是忘本，而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可是在今日的苏联，“整个国家”代表的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萨拉托夫越是忠心耿耿，越暴露了他背叛工人阶级的丑恶嘴脸。）

苏什金 你们就让他们参加了。

萨拉托夫 让他们参加了，搞成了。可您生气了，走了。总工程师到您家里去，您把他骂走了。那好，我们就不再劝说您，我们意识到，说也没用。

苏什金 明天也会这样对待你的。

萨拉托夫 如果我落伍了，也会这样对待我的，只是人们来不及这样对待我。我自己会走开。不管怎么样，请您记住：您有

联合企业的通行证，白天或黑夜的任何时候，路总是开放的，您来好了，我们欢迎……

苏什金 真的这样吗？我可是个不安分的房客啊。

萨拉托夫 这我们知道。

苏什金 我考虑考虑……你为什么脸色这样难看？你说夜里失眠？你躺下，睡一会儿吧，就睡在我床上，而我打电话到联合企业去，说你在我这儿休息，好吗？让部长们等一等你吧，初轧机也等一下吧。要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极少有的人。象你这样的人也许全国不到十个……你要爱惜自己，凡尼亚。

萨拉托夫 好吧，有了假期我就到疗养地去或者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去躺着，保养身体。喏，祝您健康。而您的住宅，厂管理处还是需要的。您拿定了主意同意换到一个房间的住宅去，就打电话给我。当然，谁也不会强迫您搬，这我保证。再见吧。

〔苏什金在他后面关上了门。他回到桌子旁，打开录音机，给金丝雀们放序曲。〕

苏什金 开始唱！（但是金丝雀没唱）你们怎么啦？不愿意再唱了？嗨，破坏了我们的音乐会。（关上录音机）只知道吃，好吃懒做。（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读书。（打开书，这是一本德语自学课本）阿赫脱 乌尔，维尔利根阿连伊姆 别脱·马英克拉涅尔 勃鲁台尔·也尔 哈伊斯脱 汉斯·什拉夫脱 菲斯脱·阿赫脱 翁特 德拉伊齐克……（扔掉书，瞧着第一排的小伙子）你笑什么？嗯，我发音倒确实还……我以为你走掉了 说实在的，你为什么非要在这儿？

你自己很快就要这个样子，到那时你再笑吧，再过五十年。听着，你这个人，你还是离开这儿好。回家，或者到文化宫去，到酒吧间去。你在这里什么也看不到的。（对着萨拉托夫坐过的地方）从这里滚出去，滚。（用足力气，委屈地、愤慨地）真可恶，下流坯、坏蛋。你要住宅吗？那末你拿去吧，拿吧！它是公家的，是国家的，你拿吧。还有家具也拿去吧，还有这些金丝雀，还有书，还有照片。别不好意思，伊凡，主宰吧，拿吧，事情就为了这。反正……没有人为我打抱不平的。只有这些金丝雀为我不平。~~瞧，利哥娜·伊利伊尼奇娜~~，我们来了，你的列夫，~~辽瓦、阿列克谢也维奇~~来了。（从餐具橱里拿出瓶子、酒杯，~~听到有人开门~~，苏什金把瓶子藏在橱里，门口出现一个很瘦弱、外表很老的女人。她瘦削，穿着棉袄，束在棉袄上的皮带~~上挂着一串钥匙~~，肩上~~背着一支别旦枪~~①，这是鲁菲娜·维特里夏克，体育场的~~守夜看门人~~）值班回来了？那就休息吧，喝点茶。

鲁菲娜 我要到商店去。

苏什金 那你把酒瓶都还掉，瞧，厨房里积了多少了。再买一点牛奶，你有钱吗？

鲁菲娜 钱我有的是，昨天发了工资。（到厨房去，带了网线袋和盛牛奶的铁桶出来。卸下别旦枪，把它挂在前室的钉子上，和苏什金一起从桌上取下鸟笼，分别挂在窗户上面。接着，她轻轻地、不惊动背朝着她站在窗口眺望联合企业的苏什金，走了出去）

苏什金 （确信鲁菲娜在房间里，问道）你在体育场看到谁了？你到商店去的时候问一下，平炉车间情况怎么样，可能你会碰上什么领导人，你就无意似的了解一下，企业里的人还记不

① 旧式军用步枪。

记得我。他们开过一个很隆重的大会，你问一下，大家提起我吗？你了解得详细一点，详细一点。（他转过身去，看到鲁菲娜已经不在房间里了）这个人也走掉了，只留下了脚印。（从床头小柜里拿出刷子，脱下一只鞋，把刷子绑在右脚上，在《少先队的霞光》这支歌曲的伴奏下，擦着地板。门铃响。苏什金留心倾听。铃声持续不断，很坚决。苏什金默不作声。于是又是几下猛烈的、短促的铃声，与此同时又有敲门声。装着老太婆的声音说）找谁？没有人。（门外喊着什么）我说了，没人。我不知道。他到疗养地去了。（铃声和脚踢门的声音。苏什金不作声。而当铃声和敲门声一直不停时，他才不乐意地去开门。门口是米洛奇卡和什卡尔尼可夫，他们都是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她五十九岁，他六十多岁）

米洛奇卡（用眼睛寻找隔着门和他们讲话的老太婆）您好……
她在哪儿呀？

什卡尔尼可夫（笑着，指着苏什金）就是他，他自己。我知道他！那套把戏，他不喜欢人家，藏在洞里。你说，到疗养地去了？好样的！稍息。我是普通一兵，请认识一下吧。

米洛奇卡（克服极度的窘迫和激动）您好，辽瓦·阿列克谢也维奇，工长……（对什卡尔尼可夫）什卡拉，他认不出我们了！

苏什金（过了一会）不，我认出你们了。我很清楚地认出你们了。你好，米洛奇卡。

米洛奇卡 是的，这是我，就是那个米洛奇卡……

苏什金 瞧这个早晨！（指着什卡尔尼可夫）嗯，我和他四十三年没有分开过，每天如果不是亲自碰到，那末就是在广场的照片上，在大街上，我们的照片挂在一起。而你……我要是在路上碰到的话，我就走过去了。请脱下外衣吧。